

漂流瓶

第十一章蝴蝶上的飘带

零子一直坐在化妆室没有动，心在不规则地跳动，她神不守舍地望着镜子。

这是最后的一场角逐。

她的抽签排列是第五号，稍稍靠前了一些。排序她不是很满意，三号时装正在台上展示，她忽然觉得这组设计的确有些格格不入，自我意识太浓重，忽略了现在流行的趋势，她想到一句话：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现在的设计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目光，去追求奇、特、怪，甚至是另类，将想象发挥到极致，而她的时装弥漫着浓重的个性化。

她可能失败。

零子没有再想，转动椅子，眯起眼审视房间里几个模特。

终于，她站起身：“差不多了姑娘们，该上台了，我相信，你们是最好的。”她的微笑让人自信、放松。

T型台上的橘红灯光，慢慢切换成以蓝色基调为主的浅浅灰蓝，模特们已经走上台，亮出姿势，灯光更

暗了些，《海之声》的音乐缓缓响起，海风轻拂，浪花低喃，海鸥的鸣叫渐渐淹没在细碎的浪花里，模特们踏着浪花，优雅地在海滩漫步，她们纯一的灰色真丝柔缎，风格迥异的款式，挽不同发髻，款款地向台中走去，冷艳、孤傲地将设计者的内涵和思想展示，淋漓地倾泻出灰色的美丽和苍凉。

时装没有多余的点缀和修饰，完全是靠大胆、奇妙的构思，赋予超然的想象和灵性创造，不染一丝的造作，不沾哗众取宠的娇媚，荒凉里透出凄美的绝艳。

不是每个设计者都敢选用灰色，这种色彩太贫瘠、太冰冷，太难把握，如果不是对色彩有透彻的理解，是不敢去驾驭。这需设计者深厚的底蕴和积淀。

像是零子经历的沧桑，却抑制不住她的娇艳和美丽，发射出耀眼的光芒，她能感悟每种颜色的生命，每一种色彩蕴含的美丽，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色彩一样，只要用心理解，给予它活力，生命将插上翅膀飞翔。

零子伫立在帷幕侧面，舞台四周的镁光灯不停地闪亮，她什么也看不清，眼前燃烧着一片白热，只能看

见模特们踩着训练有素的步子在眼前游动，她的感觉悄然升起，音乐在渐渐接近尾声，她听到掌声如涨潮似的拍打礁石，澎湃着，不知疲倦。

零子知道，时装得到了认可，她成功了。

.....

“下面将要上台的是五号时装的‘苍凉’系列设计者，也是新人创意奖的获得者，都零子，她从事……”随着主持人的介绍，镁光灯闪得越发频繁。

模特们簇拥着零子向台上走去。

零子一袭橘红单肩款的长裙，一条斜拉的带子系在左肩环状的银圈上，卷曲的长发随意地散乱在双肩，直垂到腰际，妩媚的眸子闪着亮，款款地向台中走去，她微笑地回报着热烈，宛如一枝绽放的扶桑，将所有的绮丽旖旎，尽皆覆盖。

此刻她优雅地展开双臂挥手示意，不失风度地将盈盈的微笑送递台下，娇小的身体深深地向台下一鞠躬，她的高贵折服了全场，掌声再次响起，有人送上鲜

花，硕大的一捧桅子花，她努力举起来，像是看见一双温柔的眼睛，这个季节里怎么还会有桅子花？是谁？金阳吗？眼睛搜索地向台下环视，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一片掌声的海洋。

零子终于从台上走下来，一名礼仪小姐笑容可掬地将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她。

“一位先生让我转送的，另外他让我提醒您。”礼仪小姐指着盒上的字。

“穿上它，我在‘未了’咖啡屋恭候，直到看见你。”零子呆呆地凝视着礼盒上的字。

许久，她打开盒子进了换衣间。

零子推开咖啡屋的门，立刻遭遇所有目光的注视，她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奶白色连衣裙。

连衣裙是隐形吊带的款式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一条飘带似的长纱随意缠在脖颈，完全靠裁剪的拼合及适度的皱折完成，这很像零子设计的风格，大胆中透着独树一帜的创意，只是零子觉得款式略显张扬，倒像金阳

性格里的不羁。

零子脸上稍稍多了些红晕，抬头望见不远处金阳的笑容。

“你真美。”金阳由衷地说，起身为零子拉出椅子。

。

“俗。”零子落座，看着金阳手里的咖啡豆。

“那刚才所有为你喝彩的人都是俗人。”金阳深情地说，“祝贺你。”眼里的那片温柔在加深。

零子看上去，脸上贫血似的苍白，眼睛显得更大了。

一阵阵熟悉的淡淡桅子花香飘向金阳，他温柔地握住零子的手，零子迟疑一下，没有缩回：“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来海岛？”零子没有去看金阳的眼睛。

“因为你走时并没告诉我。”金阳直视着零子。

零子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感觉心在柔软，笑容始终没露出来。

“请问女士想喝什么咖啡？”金阳学着服务生的语调问。

零子这才注意到不远桌上摆设着全套的咖啡器皿，这是一家专门为品咖啡、赏咖啡、懂咖啡的人开设的，可以动手自己煮，也可以看着让服务生煮。

“不知道，先生也会煮咖啡？”零子语气缓和少许，并为金阳的用心所感染。

“那就煮一杯我最拿手的皇家咖啡吧。”

“我只听说过蓝山、摩卡、巴西咖啡，也听说过爱尔兰咖啡，皇家咖啡没听说过。”零子的目光慢慢在柔和，看着金阳将蒸馏水注入一个尖嘴水壶，点燃酒精炉。

“顾名思义，皇家咖啡是从皇室中流传出来的，相传是拿破仑不喜欢咖啡的奶味，于是发明了咖啡里加白兰地的皇家咖啡。”

零子托着腮，仔细地盯着金阳每一个动作。

“皇家咖啡有什么特别吗？”

“它的特别在于将酒香融入咖啡里，别有一番滋味。”金阳解释着。

“这叫滤袋式冲泡法，其实品咖啡真正的魅力在于

享受咖啡的研磨和它冲泡的过程，能让人从中释放心情。”金阳没有抬头，拿起一个绒面的冲袋。

“这是过滤袋，把研磨好的咖啡粉放入过滤袋，咖啡粉不宜研磨得过细或过粗，粉末太细，酸苦味会重些，过粗味道不能全部释放出来。”金阳拿起一把竹制的勺子，舀了两勺咖啡粉入袋。

零子看见咖啡粉扬起淡淡的粉尘。

“再把过滤袋封好放平，稍稍拍一拍，把冲架放在咖啡杯上，滤袋放在冲架上，在滤袋的中央挖出一个小凹洞，现在就可以冲了。”金阳的动作娴熟，时而会看看零子的表情。

“冲咖啡的水质很重要，蒸馏水是冲咖啡的首选，它冲出的咖啡能充分散发出香味，还有哇，烧开的蒸馏水要放至九十五度最好。”说话间，酒精炉上的水壶发出尖尖的叫声，金阳取下冒着热气的水壶，打开盖，让热气散发得快一些。

随后零子看见金阳拿起水壶旋转地将水倒在咖啡粉上，再慢慢地由低拉高反复几次，一杯咖啡大功告成

。

“咖啡是冲出来了，但不加入白兰地是不能称之为皇家咖啡的。”金阳凝神地看着发呆的零子。

空气里已经散发出了咖啡的香气，零子深深地呼吸，让这淡淡的清香一丝一缕地沁人心脾，心被飘散的热气蒸热，温暖得像杯中的咖啡，她的眼睛迷蒙起来。

。

金阳取了一只特制的汤匙，将一块方糖放在汤匙内，然后在方糖上滴了几滴白兰地，将汤匙移至酒精炉上点燃方糖，燃出的蓝色火焰使酒气减弱，空气中顿时飞舞起白兰地的芳醇与方糖的焦香，他屏住呼吸，不敢怠慢观察着燃烧的方糖，惟恐一丝的疏忽，见火焰渐小，将方糖掷入冒着热气的咖啡里，另取一个咖啡匙按顺时针方向搅拌。

“女士，您的皇家咖啡。”金阳将咖啡送到零子面前。

零子眼花缭乱地看着金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像是在欣赏一门流畅的艺术，他的手指能把所有的繁琐梳理

得有条不紊。

“凉了就会走味。”金阳示意地，目光里含情脉脉。

零子端起杯子呷了一口，浓热的咖啡夹杂着一股异样的酒香，苦涩中略带甘甜，缓缓地入喉。不一会儿，温热的感觉从腹中蔓延到全身，心也紧随着滚烫起来，渐渐地、渐渐地从心向外扩散，直到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。

时间在这一刻开始沉醉……

零子腮边嫣红起来：“别对我太好，让我失去判断力。”零子将膨胀的心慢慢冷却，低头用勺子搅动咖啡，杯中轻轻地发出当当的声响。

杯中的液体顺着方向旋转着，心也在旋转中，零子不想让金阳察觉心里的波动。

金阳没有说话，燃起支烟。

蓝色的烟圈袅袅地在他周围扩散开，像云雾在缭绕，更似他的心情。

“这杯咖啡是我学了三天才调制出来的，这里有我

的思念，很浓烈，我以为你和我一样。”金阳声音里带着嘶哑。

“我不能太自私，认识你可能本来就是一个错误。”零子吐出的话轻轻的、飘飘的，心里却涌出些酸楚，她一直希望自己能超脱一些，能大度地甩甩头，可她更明白爱是自私的，也是独霸的，她开始理解拉拉对一帆的情感了。

“我该对你解释。”金阳低声说。

“一帆在跟我解释，你也要解释，有些事情根本不用解释。”零子垂下眼帘，滑落下来的发丝遮了脸庞。

“可我必须要对你说，久美这次来……”金阳想把决定告诉零子。

“不，我没有权利知道。”零子打断金阳的话。

“你在生气是吗？”金阳询问地撩起零子的秀发，想看清她的眼睛。

“是退出，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”零子回避地缩回椅子深处，一字一句地说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金阳的手停在半空，没有着落地

放下。

“让漂流瓶重新沉入海底。”零子忍了忍还是吐出这句话，她在逼迫自己，心却随着说出的话紧张起来，眼睛不敢再接触金阳的目光。

“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”金阳盯住零子，眼神里一片哀伤。

“这种感受会随时间慢慢地侵蚀掉，时间会医治伤口。”零子狠狠心，眉间抖动起来，她急速地低下头，两手快速地交织在一起。

“那么说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们的感情？”金阳猛然抓紧零子的手，目光像要把她剥开。

零子被动地抬起头，金阳的目光能穿透她心脏，让她无力迎视，她噤嚅地自语：“我们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的直线，不可能相交于一点。”

“如果你是 X 轴，我是 Y 轴呢？别用几何的原理诠释爱。”

零子想抽回手，金阳却牢牢地握住，她乞求地望着他：“只是我们有太多的附属，我们都没有权力再去爱

。”

“权利是争取的，每个人都可能犯错，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修正错误！”金阳的声音渐大。

“如果你肯努力，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家，晚儿很让人疼。”零子盯着咖啡杯，眼前不停地闪现几天前的画面，她无法忘记那个美得让她眩晕的女人，那是他的妻，让她无力去抗衡。

“如果没有了爱，即使努力一辈子也是枉然，我和久美不能再耗下去。”金阳在解释。

“以前我来不及加入，以后更没有理由加入，这是命，捧在手心里的总不是我的。”零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杯子，眸子里的伤感在流淌。

“我会赖在你手心里不走开，紧紧握住好吗？”金阳目光里充满了期望。

“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我承接不起责难。”零子不安地望着金阳。

“没有伤害，我和久美已经谈好协议离婚了，是那种很平静的分手，久美已经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，现

在她已经带晚儿回了日本，我只需在久美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我就自由了。”

零子猛然抬起头，撞到了金阳灼热的眸子，目光在交流，手指与他温暖的手指纠结在一起。

“是为我吗？”零子的心跳加快速度，慌忙将手抽回。

“是为我自己。”金阳深深地凝视住那双妩媚的眼睛，继续说：“从遇见你，我就对自己有过一个承诺。”

零子目光被动地抬起。

“不要，我不要任何的承诺，我是只扑火的飞蛾，虽然早已管不住自己的翅膀，可我情愿烧死，也不想受到良心的谴责。”零子低语。

金阳胸膛里蹿出火焰，他看见了零子隐在心底的爱：“让我们自私一些，我会陪你一起燃烧！”

呼出的烟雾每一次都将零子团团围住，让她周身缭绕着浅浅的雾气，缕缕地潜入心，她感到心也被弥漫了，手心好热，手掌沁出了汗。

双手慌乱地交叉在一起，这是她习惯的动作，一种

习惯于掩饰的动作。

“我想你。”金阳再一次握住她的手，不肯松手，腿环住她的双腿。

“我也是。”零子轻叹着，目光含情地低垂下来。

“跟我来。”金阳突然站起身，不容零子有任何反应，拉着她，向门外冲去。

出了咖啡屋，截住一辆出租车。

“去海边。”金阳握住零子的手，没有看她。

道路两旁的树木在飞速地后退，零子分辨不出汽车行驶在什么地方，只感觉到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向前急驶，她缓缓地闭上眼，即便是下地狱她也会义无反顾。

不多一会儿，零子眼前一片辽阔。

海！她看到了海，若她梦境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大海！

他们下了车，奔跑着向着海边冲去。

湛蓝的天，幽深的海，银色的白沙，墨绿的棕榈树，在夕阳的余辉下，沙滩呈现一片柔和的香槟色，

零子深深地呼吸着咸涩的海风，伸开双臂，头也不回地喊：“金阳，快过来，跟我一起踩浪。”说着她孩子般地甩掉鞋子，踏着柔绵绵的细沙，向海水里跑去。

波光粼粼的海水，一波一波地袭着零子光洁的足踝，她追赶着浪花，脚尖灵活跟着浪花跑前跑后，像只天鹅在嬉闹。

“当心海水凉。”金阳跟在后面，提着零子的鞋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看着远处欣喜若狂的零子。

海浪不断地拍打着礁石，发出细碎的撞击声，溅起的浪花退回到海里，泛着白色的泡沫，几只白鸥低飞着撩拨起点点浪花。

她站在海水中央，手臂优雅地伸展着，长发被海风吹扬起，长裙鼓起风帆，系在脖颈的长纱曼妙飞舞。

金阳睁大眼睛如痴如醉地看着如诗般的画面，他不知道这个女人还会带来多少惊奇。在时装展示会上，她的夺目让他吃惊。她不是天才，但她绝对聪明，她将潜质和内涵融入时装，给时装赋予生命。他想到了《海之声》的音乐，它起伏的音符像是一波推动一波的

海浪，轻缓潺潺，又似低语的呻吟，强劲的颤音又似海浪的汹涌，那曲调的忧郁如灰色的荒凉，如零子多年空寂的心，向无际的大海倾吐出心中的沧桑，淋漓地宣泄出她内心的无奈，就像那只漂流瓶戴着沉重的枷锁长埋于深海，让梦失落在海底……

现在自己已经握住了这只漂流瓶，让她留在身边，感谢上帝赐予的宠爱，感谢网上无意的点击，再别让捧住的幸福溜掉，让自己的梦和她的梦一起缠绵到老。

“金阳，快看，白鸥。”零子手指着，回望着金阳。

“美吗？”金阳静静望着零子，他的目光炯炯。

“美，美得让人嫉妒。”零子眸子里亮晶晶地透着清澈，不染一丝的烦恼，孩子般地露出兴奋。

这才是真正的零子，无邪的笑容里没有沉重，没有负担，干净得如碧波荡漾的海水。

“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生活在这儿，天天陪你来看海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等到老了跑不动，也跳不